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五

順治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江西陳寶箴

校訂

七月

後學

武陟王

輅

初一日

九世孫世_十世_金程_監鼎

李彝卿自封邱赴京兆試過余曰某坐封邱數月別無長進只覺於嗜慾頗淡予曰別處長進只是一節一目嗜慾能淡纔是全盤長進天地一嗜慾之場也古今盡嗜慾之途也嗜慾之濃淡君子小人之所繇分淡的一分卽一分君子濃的一分卽一分小人君子達而上不過澹之至小人達而下不

過濃之至此外豈有它道哉淺言之日用飲食一嗜慾之流行深言之富貴功名生死總爲嗜慾盤據固結牢不可破果能澹也省多少勞擾憤鬱便是居易行素無入而不自得矣

初四日

李闈然以觴觴我因易酒觴客 病骨蹒跚夏日寒
良朋咫尺寡追歡以觴觴我應觴客質酒休教賒
酒難

初五日

邀玉笋暨其子翁併王謝諸君 青梅煮酒應知友

不尋常白首論心自謂交非泛濫敢擬荀陳之
弟竊望御車思尋王謝之風流敬爲折簡賓從
聚坐擬合園卜夜爲期肅楮先敬

初六日

得立兒家報內有爲其繼母實錄一通淚斷不堪讀
已而翻自慰也 三十三年託青溪括來字字是
哀吟蘆花浚井何如事閔此應知母子心

初七日

簡李鳴鹿別駕 古人好士禮攸存海綉曾勞慰鼓
盆東魯名賢臨衛水南燕迂叟寄蘇門登龍爭謂

前無李長嘯誰云後有孫公事得聞余病已尙圖
一晤領春溫

初八日

謂王介公曰子之父兄遠在數千里外然此身刻刻
是事父從兄之事非謂侍父始言事對兄始言從
也自家庭笑語以至精義入神無非此件堯舜之
道被四表格上下只一孝弟而已矣 又曰尋常
人家子弟振起御易爲賢者後則難矣爲聖者後
則益難矣一事不中情理微與其大人不相似便
是墮落謂之不肖子可懼也

初九日

乾顧赴試來別日向來日用舉業工夫遂不曾得盡
學問工夫予曰舉業何嘗妨學問得失之念不掛
於胸中便是真實學問大凡身外之物宜看得輕
看的輕則我大而物小看的重則我小而物大舜
禹有天下不與只是箇我大而物小

初十日

李甯然自西歸視予其城謂之曰我輩居身居家居
官總著不得一毫躁念試思從前忽然而起投筆
之興不可謂非躁也忽然而又起歸休之興亦不

可謂非躁也均非行所無事之意然躁雖於察廢
不合畢竟是有血性人經一分蹉跌要長進一分
識力庸德庸言正須臾不可離終身無盡期者也
正助無所用只恐因循日就於忘耳

十一日

答友人慰問 手教以僕衰年多病罹此不幸諄切
相慰此之愛我也至矣僕年逼七旬父母之喪亦
不可以禮制况其下者然人心風俗總借禮教古
人有妻死不哭者鼓盆而歌者此之胸次曠達原
非禮教所能縛然用以治世則不可聖賢禮儀天

平律令身型家範到底不容居起僕從來秉父兄
之教刻功而下俱不致草草今波離病困欲稍存
此禮未能也至生死關頭當下即不得了了亦窺
破一二矣

十二日

晨起夜眠兩兒相伴頗自慰有句云 朝離停藥堪
瘳病夜即捐燈可詔心

十三日

獨坐自簡 招尤總長國言易勞勞誰知行忍難

十四日

偶閱舊稿覺可刪者多 新詩愧少不刊語舊稿斷
無可剩篇

十五日

爲潤孫書勉學語一則

十六日

一友人來顧謂予曰久慕先生無繇一見今又以考
遺才來殊覺無顏予曰豈謂入網羅者皆彥士滄
海遂無道珠耶巨壑終不可以編得真正英雄亦
未易以世法相收也其人嘿然而返

十七日

望雅問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九仞之積爲力最難一
簣之覆操功甚易何至遂自棄也曰莫輕視此一
簣非終食不違仁須臾不離道之君子正未易言
夫人生平矜名立節銳意修爲迥出流俗之表豈
不儼然一丸似之山也哉迨至望高譽集稍不提
醒始焉弛其敬小慎微之心終遂墮其肩宏任鉅
之力自古及今學問不到家英雄不足色皆坐此
病予謂此一簣也萬難於九仞不覺汗下

十八日

味爽起坐謂博雅曰提醒此心正在此時成湯味爽

不顯千古治心之學也問曰不顯一字於何著落
曰達而在上者著落在平章協和窮而在下者著
落在修身求志既窮患難者著落在空乏憂虞舜
說諸人不閱歷山版築深咀艱難之味烏能兼善
天下空乏時不顯與協和時不顯總是一樣戒慎
恐懼以提醒此心耳

十九日

寄梁如星 老妻客死千里之外是天所以彰侯之
不德也前小兒寄字猶謂長公傳老社翁垂念至
意繼而聞次公凶耗淒斷者久之壯歲茂修所志

未遂一旦奪之造物亦太無情矣老杜翁所以念
僕之苦者僕能不轉而念老杜翁之苦耶假無能
縮地握手一慟耳雖然我輩俱迫桑榆死生存亡
之數亦當勘彼諒不至蹈西河之誦

二十日

寄王悔菴 附景沂一函以爲臺從走路河矣繼而

馬玉老沈石老傳致相念之誼咫尺未得一晤可
勝悵然歸安茅氏又有字來催幼子就婚門戶苦
累孤寡難支特令小兒先往一看有借鬼重處想
親翁念止生舊託聲氣定不吝一引手耳武林佳

山水久切夢寐之遊遲速圖了此願也僕譜中答
問一種因奉教旨敬呈覽政倘於尊意稍有當煩
椽筆題數語於其首何如二千里學人寥寥此派
畢竟江南爲勝况得親翁提撥鼓舞吾道南矣拭
目望之

晨起謂諸子曰學者用功切莫侈言千古遠談當世
最吃緊處只要不虛此當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
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果能
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有不去非道貧
賤之心常存而不放則自朔而晦自春而冬自少

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
力而心放澄心靜觀日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
時此處已有獨知戒慎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二十二日

客曰某居常有憤焉不平之意極知毫無當也但無
此一憤便無人氣故常以言語得罪人某兄時以
爲汝未能卽改予曰必不欲以言語得罪人便是
鄉愿一派若以言語爲無傷古人訥言詡言先行
其言亦凜然不敢輕出矣夫凡學士輕言因乏近
裏者已之功昔與周忠介蓼洲友憤世嫉俗毫無

避忌乎與伯順亦極服其心事之光明俊偉然未嘗不惜其議論之過激從古豪傑濟一事成一名須備極堅忍而招尤取譴者率多放言輕舉自負爲無疚無惡之人聖門諸賢如堂堂乎張也子路行行如也其精光氣魄自是不磨然尼父每爲下砭正爲堂堂行行與吾闢然之體毫無干涉我輩萬不可以避鄉愿之名而致失其狂狷之實吃緊一言南容是吾師也

二十三日

復鹿氏兄弟

聞令祖母前番病甚今想健矣遠在

千是外不及時常開問邇來功課日讀今應說約
數則比昔年頗覺親切惜此中人無可語此

二十四日

淵孫旋呈爲宗黨故舊作報字

二十六日

閱正道見太函集內有爲吾邑楊忠啓序又於程生
處見靜修集舊本首序亦吾邑所未見也俱當錄
存爲一邑文獻

二十七日

千里萬言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吃緊工夫只在克己

夫子不獨告顏子卽語仲弓是教他克其不敬不
恕之已也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已也凡
語諸賢因病下藥皆是教之克已

二十八日

謂于度曰我輩今日不必問平章如何協和如何只
此一家之中老少長幼各守本分各相雍睦便是
一家之雍熙子曰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孟子
曰道之不行不行於妻子此最切近精實處纖毫
不容襲取

二十九日

豈雅妮欲渡河一遊謂之曰凡遊心有所爲其所爲者不必一一問所可問者到處有山有水有有德之人有有才之人有鄉黨自好之人有能文能詩之人隨處皆師資也果能留心物色豈不勝終年

屋子坐耶

三十日

驛傳道李儕仙過訪

名子和年友
李爾晚仲子

京兆盤桓憶舊遊

箕裘今復篤前修
烟霞色借雙旄動
牛斗光攝一塵留
駭綠紛紅競自賞
素心蘭韻淡相求
益從後輩欽先輩
世德繩繩止未休

八月

初一日

鄢陵韓叔夜攜高薦馨南中書過訪薦馨謂與前進
士陶岸生會講於龍泉書院

初二日

簡李濟山 兩接清光迥出塵外當代偉人目中罕
視益見令先君明德無窮極也至云古道自處僕
感之敬之尚敢以世法待年兄乎年兄以古道自
處復以古道處人僕必欲以今人自待復以今人
待人甯不自愧也哉獨古道二字自年兄先之不

忘其先人固不忘其先人之友意味深長若自僕
先之則亦妄人而已矣年兄既鎮重此誼五十三
年情事宛宛目前率成五十六字用志此段佳話

初三日

諸生十餘人以考遺才事再過相囑予曰流寓初生
縱有麟才之心未有薦賢之路諸生曰此中諸上
官莫不卽先生爲山斗言出於口誰不見聽予曰
山野之人不可以居官論也昔人云國君聖而文
人緊按君豈剖道諸公昔有薦賢之責於此事不
容冷卸致衰病之人於此事過熱祇令人憎其多

事耳

初四日

沒緣益二書以所爲詩一冊來晤謂予曰初念未嘗
不善只是多時念長不如其初念初轉時猶理欲
交感之種種種種貴功名蒸動於中直時念之
所不能者只有不殺人其不爲盜耳予曰知有轉
念便是能提醒此心如不提醒任其昏昧放逸盡
失其本心而不自覺即如不殺人不爲盜亦莫視
得大易仁不可勝用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錢不
可勝用只是充無穿窬之心此非真實修證作不

自欺工夫未敢輕以語此

初五日

題慈津寺重修疏

入歲寒二集

初六日

光州王石鶴名翰同叔夜過訪索觀予歲寒集

初七日

孟二青名瑤執贄稱弟子

水部有字於墓傍公田一頃爲孝子拜墓之資報云

公田百畝資諸兒拜墓此先生仁孝錫類之盛

心也諸孺子感而泣下敢不拜賜

初八日

兩生入闈過予曰先生上公車十餘次當下第時不知如何難過予曰昔人云人以下第爲恥我以下第動心爲恥予未入闈時日日服膺此語到下第時便視爲固然也大凡貧富兩途只打算居貧得失兩念只打算不得遂無甚難過處

初九日

開封李巖同名光座過訪

初十日

客懷 公和康節客中過靜裏工夫細揣摩但得清

風明月在一隙寧謚自無波

十一日

望兒問古土相見禮還有存否曰今之鄉俗中凡稱某也願見無緣達託爲先容暨投帖請拜用贄主人回拜或遺贄或另具儀皆古人遺意也禮教陵夷已不可言然禮之意終古難晦故因夏周因殷總此一禮不得不損益於其間繼周者百世可知古聖持世之大莫先於冠婚喪祭冠禮久廢祭器全非其初婚喪僅存而先聖於婚也則首惡其論財於喪也則獨取於棺槨此正禮之精窮而儀文

度數在所畧焉如大哉聖人之道所備以發育
極者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然三百三千不從
一厚字出烏能優優還滿厚卽所謂德性也禮
彰明須是仁厚君子實有道問學工夫纔可與言
禮卽如士之相見正道問學中人取以爲韓仁項
故鄭重其相見之禮若無所裨益徒煩相見之節
文奚取於此

十二日

憶北 憶北非徒爲故鄉人心尙自有商彝周禮
燕燕清談夢吉棧山遺韻長

有人焉手持數卷欲速了問其所得曰忙中未會全
經眼裏過豈暇有存想時耶予曰此之謂正與助
耳古人讀一句存想一句存想一句解悟一句纔
是會讀書人

十三日

論子弟 世之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
人有一念不在富貴也哉求之途廣而求之念奢
此心之放全放於此愈求愈放愈放愈求本心遂
一出而不復返人盡失其本心不得不以善心爲
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爲怪今汝等之求放心也亦

惟時時提醒默認本心從言行上求信果於家庭
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此便是道德
此便是聖賢人人具足不待外求唯不知此之爲
貴日營營逐逐求之於外所謂拋卻自家無盡數
沿門持鉢效貧兒亦可憐已汝等果有志於學問
之事須淡其欲富之心而堅其守道之念如其不
能淡不能堅則痛責吾志之不足若負人世之大
疚而難以比於人則其心自慙然苟存而不敢放
故欲求放心必自責志如

十四日

劉遵性書子劉佐與妻劉濟實公定蘇妙茂游過
訪謂王晉之曰世人千般醜態總從欲富貴惡貧
賤而出不知富貴終不可以求得極貧之盡境爲
飢爲寒至溝壑而極然溝壑一片地豈無志之人
所能到賤之至不過爲漁爲樵爲農抑知古來帝
王將相偏發跡於此中卽不發跡而終老於漁樵
耒耜者亦庶幾乎古之逸民我輩今日吃緊學問
便當從不恥惡衣惡食做起

十五日

對月三首有引 中秋一夕所感者三二集友謂宜之

與講斯三子也一傷老妻之云亡一憶止生客江
村百歲時恍如昨日情之所起各爲一絕俱得秋
字 共城兩次度中秋客邸嚶鳴老未休或在太
梁或上谷更兼明月是良儔 逢人俱是愛風流
若箇風流得盡頭缺陷誰云非世界月圓徒自嘆
中秋 憶昔江村與百樓三千里路共中秋故人
經月頻相照英氣依然向月留

十六日

張洪虛有詩相慰令其子衍來顧

十七日

薛行塢寄懷詩二章令其子弟舊生等過視

一友問魏武殺楊德祖妬其勝已也果否曰才人妬才千古通患不慮此病者獨若無若虛不伐不施之顏氏子以子貢也而悅不若已何況其他天下事斷非無才之人所能辦而小有才者便自矜其才又妬人之才妬心一生相傾相軋奚所不至此不獨禍中於朋友君臣父子兄弟間正不免英雄豪傑須要克此一段勝心方能有濟不然卽周公之才亦不足觀矣

大康耿燿攝其孫帝德曾孫履介政是程字來訪

十八日

韓叔夜惠詩用韻訓贈 自識荊州日千秋約已成

百篇盟藝苑一劍倚長城揮麈神逾遠投詩誼更
明暫將分手去欲別我心傾

十九日

寄高薦馨 韓叔夜寄手字至開函色喜頓舒闊懷
更喜得陶岸生爲友此君力學立品人皆仰之既
得良朋當益憤發方不負此一番遠遊耳

二十日

奏兒同馬構斯李甯然渡江過歸安李氏謂之曰出

門地不可見人之不是一見人之不具便是已私
爲貴卽如三人中飲食語言亦不可先持已見必
欲人之從我已私無大小只見已而不見人便是
人欲橫流旅卦童僕貞二字甚有味况至戚骨肉
之間乎拓眼界開胸襟古人得力於遠遊者不少
而長途邸舍風雨飢寒其磨鍊人者亦復不少古
人得力處正在此磨鍊處耳勉爾此行勿爲泛泛

二十二日

一友問先生五十餘年老賢書仕進之心夢想不到
何不向深山窮谷遊跡息影鹿遊石岩而尚寄託

風塵之內幽士爲與通人不拒此於避世之旨何如日子之愛我也至矣昔人結木巢椽塞戶竇伏資身賣卜傭工灌園甚至爲卒市門毀形易面予高其誼憐其情然非予心之所樂也余少秉癡心以友朋爲性命老更婆心謂滿街皆聖人故於人之貧賤賢愚凡有意於我而惠然肯來者則不厭諄復而告語之至於通人尤是賢者所當盡力渠果肯來虛心我輩何妨實心幫助寬一分受一分之賜安樂窩中叟是予問也

庭秋茉莉 此種人傳秋茉莉香清色豔沁心脾名
花何必驚流眼恰喜生來到處宜

二十七日

高斗南視予共城

二十九日

郭扶陽衛明自陳州至

九月

初一日

簡高斗南 漂泊蘇山絕送迎到門有客價連城十

年海國淹知己千里烟雲對短檠志士履常心獨

吳達人涉險氣逾平秋高知有滄洲興瓶粟猶堪
歲暮情

初二日

晉殺一茅舍

初三日

郭衛問問人心風俗日異而月不同勢將何所底極
曰人心雖陷溺之極其千古所同者自在風俗卽
薄惡之極其千古不異者自在秉性初風以昌移
夫子一身曰始吾於人今吾於人已不同矣孟子
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今又千餘年濁

益深風益下自不待言然幾希一線去者自去到
底仍有不斷滅之人培植人心經提風俗畢竟從
人各具之良提醒

初六日

斗南謂十餘年漂泊江南寄居海上而族譜未具世
系未清欲詢之父老已不能欲俟之後人益不可
宜如何余曰宜急時料理疑者闕之而傳其信者
再爲延緩轉盼間并信者亦成疑矣

初八日

扶陽謂吾見人目前饑寒絕不料理非追憶從前之

受享則妄冀後生之富貴日日怨尤而已余曰此
所謂小人長戚戚也下學君子只是當下自盡饑
寒空乏拂亂正是玉汝於成過去未來何須入念

初九日

茅舍集諸同人蔡括蒼治具括蒼即君售北關錄
至括蒼旅共城不能卽歸而不能不念其空乏謂
之曰但囑郎君仍前甘此淡泊少見賓客乘方新
之意氣春闈再捷遂了此八股生活稍一歇手便
不可知姑待延緩坐廢半途者皆因有得意之見
也

爲高氏家譜序

入歲寒二集

初十日

爲脩學宮文

代郡守沈石友

入歲寒二集

十二日

郝雪海邀晤

十三日

斗南

死之說云西學謂有始而無終者靈魂是

也人死

必靈魂不散但非飢食渴飲有形體之物

其靈魂

必若少與總在生前之積善積惡予曰

堯舜周孔

其在正此靈魂不散耳如云具體賦

形之人皆有此靈魂恐未必然

十四日

歸留雲舍

蘇澤公過晤謂南方於同鄉甚是關切卽中州一語亦莫不然獨吾北方殊不然此何說也曰不在異鄉不覺同鄉之親予來千里同鄉相視便藹藹多情况數千里外乎朝夕相處人且多無怪其漠然

十六日

扶陽以約名齋令博兒書之復索予數語發約字之義予謂陽明博約說言簡意盡無庸再贊一辭汝

解說第一節大旨皆所以發明此章之意願扶陽
歸正其意取是說沉思而力行之則幾矣予何言

十七日

謂諸子良心不得其正只緣恣肆好樂等情有所放
耳然亦蓋知所之爲累而不能物來順應者總歸
平日用功不能知之明處之當故觸處皆成渣滓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所不堪無而自無
矣

二十日

扶陽北歸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日與善人居

聞善言見善行是卽吉祥而福莫大焉日與不善人吾聞不善言見不善事是卽妖孽而禍莫大焉至誠則知正必之於善不善耳我輩今日勿謂近小人爲無妨比匪之傷古人今人每蹈此病不可不痛自警省轉轉相告也

二十一日

報王五修 老妻危時諸兒爲製一新衣不甚愜意每念其素所著之服欲令人祁州取贖正難之曠觀持門下所贖之衣到病者不覺色喜爲加一餐此時此情師翁真父子矣中心之感又不直平乎

往返徒行也。禮中所言講學諸公，微似有不足於中者，此是五修之高處，亦是五修之偏處。高者取法不可不上，偏者道大不可以一端論也。或曰：初學宜從偏處入，亦恐落入鄉愿路徑耳。余曰：鄉愿病痛全在一媚我輩，正以至誠淋漓消彼偏黨意，見之私此中何啻千里。因學力較前大有益進，故其言如此。

二十二日

報仇異渥 大爲來將手字七紙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總見骨肉閤切憫死念生惓惓病叟之意。此誼

何可忘又何能忘聞居苦次守禮甚嚴雪廬先生
身型家範於此見之只此念古初與叔季今人
與古人不作歧觀也獨城中諸老者一時凋謝劉
瑞老素心更爲可傷至談及獨醒齋門前雙柳隨
下一泓已令人神遊其際矣

二十三日

友人問天下國家何以可均而中庸何以不可能曰
漢高祖唐太宗皆所謂均平天下之人而以語於
中庸之道能乎不能乎才力知識能驅駕今古到
的中庸上偏絲毫用不著故廉清曰海易處清才

心難惟聖者能之夫子自不敢輕以許人

先儒所賢每有學規以誥教學者余亦約四則以誥
我子弟 一居家之要曰敦倫 一爲學之要曰
明理 一存心之要曰勿自欺 一立身之要曰
躬自厚

二十四日

望見問某人者行有違心顏色怩怩若無遺可以自
容耳曰此正是本心發露雖相遠之習猶存相近
之性此時之怩怩卻是羞惡之心未嘗漸滅有此
一端而是非辭讓惻隱全盤皆在然不畏名教須

畏律令從此悔圖猶是生路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午夜不寐 疾從中夜集物欲忽相侵氣到塞天地
只憐一寸心

二十六日

慰友人下第 下第何人不動心羨君別具一知音
幾微含愠終非恬得力須從失意尋

二十七日

三介公從其兄景沂過蘇門景沂入閩欲漸移其尊
人還北介公不能待歸賦此 一茅舍裏下帷時

忽整歸鞭促別離
閩海有人凝望眼
鴻飛須寄八

行書

二十八日

憶渥城舊居東仇異渥王五修
寂寞空齋孤寄時

悠然二仲繫吾思
漫云千古蘇門嘯
珍重離前雙

柳垂

二十九日

奎樓聯
符分赤帝形狀希
奇教亦多術矣
建孔

庭心靈煥發
文不在茲乎

東高仙友
咫尺斗山猶在
十餘年未得一瞻顏色

夢寐爲勞南來抵官莊不意道逢尊大人取酒烹
羊淋漓豪宕迄今神情猶在太翁襟帶間也至
徘徊於淇水蘇山之間數閱月竟借一枝棲息於
疇臺之傍又辱老親臺垂念衰病流離遺字於澤
公司理而澤公遂推愛無已懼成莫逆千餘里之
外廿餘口之家總在臺仁露覆中

十月

初一日

劉範修南行過晤句以送之兼致王悔菴興來思
遠遊願我共城裏入夢已神迎行行還且止

君何所適云欲過錢塘遙憶我良友無言意正長
聞孝子一則 王公友四十餘歲潯安府壺關縣人
年荒流移洪縣爲人傭念其母老不能出門賣其
女爲養母之資其妻拾麥數斗負四百里歸遺其
母夜常慟哭問其故曰不忍離其母越數日竟歸
去耿生禎曰有妻子則慕妻子彼不難賣以養
母矣百里負粟古人之傳之史冊此何人也今
何時也而竟四百里負粟乎洵不可及也

初二日

入冬七日體中尙弱較從前又是一番情狀賦此

漫云多病道心生滅我食眠瘦我神傷劍由來秋
漸好而今又是一番新

望兒婦許氏以產後七日不能言

初三日

爲許氏經營衾棺之事

初四日

寅時兒婦許氏卒

初五日

寄許佑之 鬼神警僕之不德老妻客死其苦已不

堪言令妹於前月念七日得一女六日後忽中風

不語醫藥罔效一日半遂至殞命小兒在女輩處
爲于度淹留亦未得而衰病流離賢婦繼老妻而
逝舉家徬徨僕腸且寸斷矣令堂高年素鍾愛此
女聞之其何以堪

復馬玉笋 鬼神重警弟之不德遂令兒婦繼孀妻
而逝此婦頗賢事姑睦異乳兄翁俾吾家不墜孝
友堂家聲者此婦有力焉卒然罹此舉家徬徨小
孫孫女夜叫月晝號天殊令人不忍聞不忍見弟
向來心跳神瘦當此未免淒斷千里外絕無親知
不謂先生又有河干之行未審何時可歸孺子婦

萬不敢勞先生長者賜弔寄葬之期須小兒到議
之承俯念爲計費用此何啻骨肉然先生非有餘
陳仲子忍向伯夷求貸耶

初六日

許氏入棺之夕憶其賢而哀之 憶昔甲戌歲賢婦

入吾門勞瘁每居先機儉還日在屈指十八年事
姑色倍溫姑常道其賢內外無間言如也夫後母
汝視惟同恩夫弟皆異乳汝視爲同恨既翁先好
和俾我閒心魂孝友堂中舊繁及子若孫蒸動戶
以內流離情更惇今日汝云一令我減饗殮

祭季兒婦許氏文 傷哉賢婦此夕入棺矣汝夫不
及訣倍爲淒斷汝之孝且賢吾已有誌志之汝婦
大禮明大義生順沒甯定亦無憾獨舉家徬徨謂
汝生平無病一病而遽不起變出意外誠難堪
今與汝之子若女若小叔若妯娌酌酒慰汝汝屍
歸棺未忍釘蓋猶俟汝夫且晚來啓而相見慟哉
慟哉賢婦有知從遊汝姑於地下能事之於生自
能事之於死幽明豈有二理哉庶其鑒之

初七日

景乾禎下第未及歸省卽回其城曰此番稍暇庶得

言
三
洗心學問之事因與之曰真實學人之真總在無
志志立矣又懼其久而息心生也又在實志時時
責此志則志立而學問之道在是矣

初八日

天氣甚寒人思就熱博兒謂天殆開人以附炎之路
何怪人情之奔趨乎曰就日造日飲湯飲水天時
有自然之運仲尼上律天時正法其自然與時推
移畧無成心入火不焚入水不濡賢者審時度勢
自作主張不隨人僂仰不肯就寒不肯就濕趨之
附之是何等樣心腸何等樣行徑所謂蹈水火而

死者也試看古今史册中有一箇官糧得令之小人出焉凡衆小人趨之附之那一箇不被他燒死溺死

初九日

先慈忌辰 蕭條旅館薦常儀心事淒迷難致辭四十四年千里外白頭依舊倍兒時

初十日

景乾顧問孟子謂求放心一言足盡學問之道而求放心下手處當如何曰人心之放其根源總在好貨好色等項令人浸淫不自知今欲下手只時時

刻刻考察此心偶起一念莫自瞞昧則急宜痛責此志志之倒塌人不成人果真切自訟自悔私欲自不能容漸去漸復心始遵會然又非一還遂不復放一刻昏昧又復放逸道學自修是終身用不盡工夫莫言須臾不離終食無違只時時防此心之放放矣便急追之此外原無他學問也 又曰放心亦各不同矣愚不肖有愚不肖之放賢知有賢知之放奸雄有奸雄之放夫子獨稱顏氏子好學三月不違始爲不放其餘日月至焉至之前至之後亦不免於放但不至如愚不肖之沈溺奸雄

之假竊求之功愈密則放之路益絕正明之害氣
理義之涇情稍與本心不相符合昔欲之道高一
尺廣高一丈六欲七情種種皆成賊吾心吾性之
具降得倒時徹底廓清則徑寸之間塞天地配道
義亘古今總不離此腔子內作用此之謂能收能
放把柄在我造化生心人謂陸象山除求放心先
立乎其大之外別無學問予謂先立乎其大亦即
所謂求放心也

十一日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三箇魔軍作祟惡魔權是也惑

能令人識眩憂能令人神昏憊能令人骨竅泰密
之字自生踟躕循環無端廓清無日算來只因身
非降魔之身迷令魔界愈廣知仁勇一來登壇彼
將不驅而自退矣知仁勇非三箇只一誠字盡
之誠則無蔽而明誠則無惑而樂誠則無欲而剛
望兒自山右歸謂之曰汝今遭汝婦之變要知學問
之道全於人所最難堪處能有主張不可任意錯
過

王士良投書具贊介李允繩適拜稱弟子

十二日

復李嚴通 得接芝宇大慰夙心今先君高風遠韻
古人罕儔覺陶靖節猶多一彭澤令劉靜修猶多
一贊善大夫也第愧衰年軟筆不能描揚懿美徒
於狀中畧爲次第仰副仁人孝子之心正不妨削
之潤之惟存其真可耳

十三日

蘇澤公司李惠米

十四日

都方伯殉義傳引 余不識方伯然於賈孔澗梁
如星■前後瞻豫時悉其爲端人也後二十年流

寓蘇門孟宗伯季子■爲余道甲申榆林殉義事
余爲擊楫嘆服述其概入吾取節錄繼而嗣君元
祺過余益得讀其傳子山所謂傳生氣凜然鬚眉
如在雖未核其生平足概生平矣因念甲申逆闖
長驅所與賊爭鋒者獨榆林與甯武霄武猶武卽
而榆林則文吏耳獨能合諸將家死守血戰不降
不逃亦烈矣哉古人無二傳之理余亦嚮傳子久
思欲梓其傳以告天下人敬弁數語於其首

十五日

馬步先關牘引 余每與入場人語謂宜先清得失

之念然聞馬仲子之售也則不能不躍然有喜色也余未識仲子時仲子之戚友人人言其必售余問其徵衆謂其先世積德厚且步先事母從兄外無功課焉讀書靜坐外無嗜好焉不獨人事抑天道也迺見仲子靜穆醇謹以所聞而質之所見益簡慕之闡撤之夕其兄水部公矜矜然冀其第之一捷以慰母氏之驩今售矣而母夫人鞠育幼子之心慰駟然而加一餐可知也水部公篤念天顯且更以老親之心爲心其中心之慰更可知也諸戚友謂仲子必售信天道之果然驗人事之不爽

惓然且各若身售焉余友水部公深安得不蹙然
而色喜耶乾頤曰消得失之念者中喜樂之節庸
何妨會時其闕中腹至借觀者恐後水部公曰行
將授梓請正同人因囑余題數言於其首

十六日

馬步先秋捷歸謂余曰先生謂功名爲身外之物最
不可先懷得失之念故輒於入闈者固然也倅而
入闈亦若固然也不意乃得曾願先生再憲教將
奉爲終身曰此雖爲一時之言乃終身之言亦于
願高貴一丁百官之言也我輩庶幾不認的此身

認的此身則我大而物小身外之物自能超然洒

脫不認的此身則物大而我小終日營營祇爲物

役得失之念如何能降伏得下孔顏單食瓢飲浮

雲富貴舜禹有天下不與這纔是真實境地不作

得失之念我輩於聲華勢利淡的一分則於身心

性命濃的一分淡者日淡濃者日濃則欲去理還

危者安而微者著矣然目前下手處卻不在高遠

難行只如吾子所云不喜赴俗席不喜說虛話不

喜粧戲腔便見近裏著已下學在是上達在是張

子酉銘言乾父坤母萬物一體之意而東銘指示

下手乃在戒戲言戲動始引伸擴充勿忘勿助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十七日

有人苦家務之難者曰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於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尋友真切實際處莫徒作米鹽凌穢細碎觀也

十八日

張子度過視且惠詩爲慰 淒涼客況不堪論對奇
牢豎更斷魂漫道天心生我輩故教憂思困蘇門

十九日

過玉笋別墅忽客送名酒至飲而甘之明日復攜尊
惠我 向來強飲爲消愁名酒忽逢新我憂昨夜
醉鄉眠得穩準■今夕又封侯

二十日

柬馬玉齋 聞仁兄賤間旋里弟無可將敬者一履
一巾一茶其物甚微而鄙意有所取焉後取無咎
君之之貞也巾取拂塵日新之象也茶取綠微清
虛之府也由無咎而日新而清虛聖功畢矣此吾
取會狀登鼎鼐一時賀客自不乏此言弟謂取會
狀登鼎鼐仍不可忘腐儒之言耳

入夜寒未熟因督諸孺子學文偶翻放翁語衰年病
久難停藥孺子學荒豈廢燈

二十二日

平旦起坐 幾希一念葆鷄鳴無奈捲亡旦竟情漫
向人前作証語孽孽利害要分明

二十二日

水部馬玉笋其弟秋捷輝令爲送鼓吹玉笋欲卻之
余曰必欲用不可不用亦不可老親鍾愛幼子暫
借一部鼓吹以豫親心此天倫樂事不當作外人
聽也

玉齋過別其兄爲製一新衣自謂踴躍此身不堪與
先生相對余曰寒士必欲著鮮衣此俗情也非寒
士必欲不著鮮衣亦矯情也衣服飲食之間有道
存焉因乎其時便見學力統不可有執滯耳

二十三口

報王伯常 憶昔晤令先君於江村杜鵬江齋頭一
時風雅宛宛在懷不謂二十餘年後復得於吾丈
結塵外之知其相信相愛之深如此王汝止庭謁
陽明業已北面入夜思之有疑於心明日仍請據
上坐反覆辨析必心折而後再拜焉小兒歸述吾

大投誠透拜具書納贖何所聞何所見而遂欲注
之若是耶僕且自愧矣即君來晤具悉近况惜別
去匆匆不及多致

報李允繩 小兒歸具道絳帳之下良友雲集不獨
謂喜得英才而教江村夫子面目重開傳鉢有人
厥功偉矣第漂泊孤踪兒孀卒然告殞正小兒延
留成安時也旅邸悲涼甯堪此淒淒耶鬼神重警
不德夫復何言吾文道義相關慰諭殷切俱自肝
腸出之至布素之惠誼高解衣敢不拜賜

二十五日

報賀宣三 小兒旋讀手字兩函具悉臺仁深情遠
韻蓋不獨大河以北稱巨擘也伯順而後此道絕
響不意近復得之仁兄說理提綱兩心相印所謂
千百世南北海此心此理同也梅銘字字汗下予
與欲發之蘊始無餘矣此正可爲知者言難與俗
人道耳

二十六日

問齊宣如何公然自謂好貨好色好勇好樂豈非獸
氣孟子亦如何公然自謂皆無妨且云足王豈不
失之諛乎曰舉世有一人不好貨好色者否有一

人不好勇好樂者否且晝之皓亡夜氣之戕賊夢
魂之昏濁皆此種種爲之崇舉世好之舉世不肯
承認獨齊宣不作自欺欺人之語此正天資樸實
足用爲善孟子引之以致王亦從人所真切同然
處下手試看居有積倉行有餘糧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此是何等世界可想王民熙皞景象非孟子
不能有此心眼

二十七口

王介公持繆當時太史所爲夷齊餓首陽文質於諸
子望雅謂只名非所知也一句是一篇骨子篇終

埋名委蛇固無望當日之樵夫牧豎憐其骨而收
之亦何意後日之忠臣義士過其地而弔之哉顧
雅曰首陽已爲周之首陽矣夷齊一飯首陽固夷
齊之首陽也薇亦夷齊之薇也採薇名在卽商在
名又何必逃乎余曰夷齊古至心人也當日之事
只是求懷此心非近名亦非逃名求仁而得仁耳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十一月

初一日

蒼頭負一敝篋來內有伯順手書十餘紙 十六年

來色笑違忽驚徹飽滿珠璣關情字字神飛動友
道千秋有所歸

同孫紹開過夏峯 紹開精地理

初二日

崔竹涓自楚還魏假道過視其城方在外艱值余悼
內 楚山楚水路三千慘意接情兩地懸相覓未
遑相致語悲風助我一潸然

初四日

得高薦馨書 漂泊人嗟旅食難獨君到處得清安
可知忠信無違碍讀罷音書加我餐

初五日

李國華秋捷 緜筆風登名士堂
董時此日喜騰翔
虬松豈與凡花競好砥波流一柱長

初八日

與蘇澤公 涿州諸生趙文經與兒等同社且至賦
也寄居頓坊店其人木訥之極昨曾投見老親
自鑒其無宅僞巧但漂泊孤寒土人排擠勢必他
徒然總之不出老親翁宇下還望仁人一言覆露
庶吾鄉窮士不至溝壑耳

初九日

刑欽之刑履中過訪

初十日

寄元城馬猶仲方廓園二廣文 元城孝廉耿先生
諱慎動庚子署容城諭僕受知最深後令蘭陽別
數年猶通音問今其子孫不知有繼其業者否二
仲振鐸天雄斯文攸賴冠裳竒得懸壺植僕借
德以報師誼不啻躬承之矣

十三日

望見問夫子以克己復禮語同見賓承祭語難爲難
言謂語牛卽語遲亦嘗言先難後獲此皆從已止

著力不假於外獨與遲言愛人何也曰仁未嘗分
已與人也千聖萬賢爲仁只在已上而已卻不遺
人試思愛者人矣而用愛者誰乎然愛人正未易
言也人有上知有中人有下愚人有國士我者有
衆人我者有仇敵我者國士我自足令人感衆人
我已不令人憐而仇敵我更且令人恨此非真能
克己私利淨盡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鮮有能用愛
者舉直錯枉化枉爲直正是善居其愛知人亦是
愛人中事子夏聞言解悟所謂篤信聖人

聞陳三捷殉義事入甲申大難錄

十六日

立雅問貧賤如何是不以其道得之請舉似其人曰
顏子裕爲邦之略而筆懸陋巷原憲不爲生塵而
辭祿九百總因富貴是人之性命榮說者不處人
只是欲貧賤是人之仇敵緊說者不去人只是惡
貧賤原與道近做聖賢全在此處體驗孔顏造下
這局面要入此門者嫌貧賤不得

十七日

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文尾一位高難勝任金多

慮厚亡何如貧與賤到處得徜徉

二十一日

追憶二友有引二友者一上谷潘子美芹一大梁張

林宗民表子美最不對人多苦其凌厲然予在

謙涇渭甚明蓋有心人也後因子美而交林宗林

宗詩酒自況議論亦偉年衰而氣不挫子美壬子

賢書公車逾二十年同舍少年輩輒以古董目之

子美曰諸君蓋未識古董耳予有商周法物諸君

豈願見之乎指予與林宗林宗善爲諧談迄今

追思猶令人絕倒因年來其鄉之後進搜尋其遺

詩遺文簡傲篋有子美林宗和鹿伯順詩遂爲憶
二友 二子胸中各負奇中原旗鼓兩相推不堪
回首一追憶此道於今更有誰

二十三日

景乾禎問孟子只言性善陽明乃曰無善無惡心之
體先生亦曰未習以前且無理何有欲是所性無
善無不善似與性善之說不合曰性是天之所命
原無不善之理孟子所以道性善陽明無善無惡
心之體謂意未嘗動心無所著不止無惡并未有
善乃至善也予所謂未習以前且無理何有欲亦

駭甚駭甚此乾坤何等時乃作此大破格事昨
王張之按君與部道諸公其中儉約之會遍揭中
州其意甚善僕前六器之約在此時不啻奢矣不
能得親翁之信豈敢再望他人理無巨細義無精
粗莫謂飲食爲小節也再往一幅定求如約

二十八日

寄蓬元司空 出門小諧聊志歲月多淺近鄙俚之
言家庭細碎之語何足辱先生觀讀然旣蒙先生
之不鄙棄或於適言而稍有當也至賜數語於其
首

十二月

初一日

沈石友過訪 風流一使君
塵外具心塵礙我意何
深衛源翻覺淺

初三日

於笥中得亡弟武城事字一幅
揭之楮間 倏忽十
年別精神筆墨間
聯林不可得恍自夢中顏

初四日

安邑吳聖翊道明來晤

初五日

聞左蘿石二僕一名左李一名左傅同主人死

初七日

作聚星館記 入歲寒二集

初九日

爲文寄焚黃鶴墳墓上 入歲寒二集

十一日

榻銘 兀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戶經牀風雪時聞疎
籬敲席橫膺無文客至時常乏酒自奉安必有輩
旁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
幼成擊誦詩讀書膏續香焚長枕大被至性飄然

死第而兼歸友以去起后隨意適形而絕不覺其
紛紛各爲忍慟於其母故念其父而靡殷此一榻
也莫嗟落寞莫厭荒涼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
策千古之勲

簡沈石友太守

某燕南腐儒也少而志學老無所

成流寓宇下殆將二年矣古稀已近聞道無期自
分無能爲賢豪長者所齒錄乃臺仁不自矜重每
過而問焉且爲授餐某何足以當此惟有慙竦而
已然某所以不敢辭者使天下知沈使君待士爲
有禮於某之不賢而譽且禮之况其所謂賢者乎

亦昔人請自隗始之義也郡準古封建爵爲諸侯
諸侯有賜於士而安受於其家不太抗乎臺仁知
我定自諒我

十二日

寄于杜若謝彝甫 舊歲付張生一函久無音耗不
知達否二仲負過人之才立必爲之志兩年精進
當有日異而月不同者但未審近裏著己之功從
何處下手每起念恨不能縮地一晤僕客中多事
亂老妻逝後第三兒婦云亡天所以彰僕之不德
也夫何言董正誼真切向學前曾寄字索答亦付

之恐未必無浮沈耳有便一問安拙夫近作何狀
此中有孫紹開工部朱方來明府俱係其桑梓欲
一探其消息

十三日

得老友梁如星書 吾鄉有逸老言別歲三更月到
思君處書來慰我情家園勞北望婚嫁事南征破
帽歸與日烟霞對奕枰

得雄縣段氏死節事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十四日

生日 我生富歲暮寒色借以陽愁深知夜永客久

惜流光骨以艱增老年隨世引長古稀今在望學
問愧荒唐

十五日

復梁如星 僕平生薄德薄福從來無受享之事亦
不敢妄起受享之心出門掃亂情景難堪此正落
德薄福人所應受者天何言鄉中人來俱道體中
康健懷抱如前此足徵道力堅定老益有得秋間
時大河南北紳士通晤者莫不詢問且感老社丈
爲德於豫崔西老爲德於滇皆爲僕客中生色人
謂靜修椒山二老止聞其名至梁公祖後父母則

實其惠我輩做好人做好官萬不可輕易錯過
益信斯民古道到處不晦僕出門原爲劬子就婚
江南俟此願遂返嚮故園教管幼安臨門搗麩與
老社丈朝斯夕斯了五十餘年夙緣耳

十六日

復張元徵 相別數載數千里外人情風俗山川雲
物得之目擊者多矣良朋佳景固足豁人胸臆卽
不然者亦借爲磨礪身心之地所謂善不善皆吾
師只在此心有實受益耳丈此番閱歷遭際倍經
動忍可卜識力堅定候出門拂亂不堪言然不忘

溝壑一念未嘗退轉二爲久不得一言耗薦馨每
有字客懷頗快

十七日

寄鄧陵韓叔夜 寄居共城一歲有半所遭拂亂殊
不堪言獨喜得識荊州幾番晤對語人胸臆且固
而得接諸同人益快得朋第以相見晚而相別速
不能不悵然興思耳第南來原擬渡河徐圖渡江
淹留蘇門不能遷遷不知何時何地得與荆州一
傾倒也無術縮地聊假舍親張于度與舍慈過大
梁得晤子新令姪肝腸意氣恨不卽見其人間有

蘇門之遊山光水氣忻然以待

十八日

寄立兒 見汝寄來諸字俱關切著痛癢汝望我歸
自是汝情然我出門之意謂何尚雅婚事就自有
道理耳寄汝梁先生字閱而封送之便知其意構
斯不能歸我等真構斯非構斯負我等也論公論
私汝當自勉構斯心腸最難得人情有厚有薄風
俗有滴有瀉到處皆然我嘗謂是好朋友佳山水
飲食晏樂自足賞心一流蕩忘尺幾竟尋精美而
有不美之處其俗固陋其人慙直令人欲不得嘖

口不敢開卻是養廉寡過所謂善不善皆可師無
處非動忍之會學問之地我邇來覺於此較親切
耳父子兄弟之間當拂亂時各求無愧則拂亂中
豈遂無玉成偶爲榻銘汝其覽之內而骨肉外面
親朋前託汝寄聲暨有問我者皆以此告語

十九日

尋樂齋日抄序

入歲寒二集

二十日

馬閣如過晤口占爲別

閣如諱雲錦
安邑孝廉

山有多君子如

君更可人衣冠猶近古言語祇存真神已欣初合

交應耐久親千秋此一日同調自成鄰

得高義專三則入京簡錄集

送馬玉霽赴春官試 初入長安道春風拂色青天

應欽舊德人益悅新剛行卷千人廢孤芳四海聲
北堂華萼映珍重答彤廷

二十一日

贈陰惟馨

履信明府孫

顛顛淒涼一病身何來千里踏風

塵呼童取酒相勞問應念君家前輩人

二十二日

題陰履信先生城宅感懷詩後 先生登戊子賢書

一時相與諸公獨先生爲長意曠遠畧小節於諸
公中偏契予時就我談時招我飲謬以予爲小友
沒久遺文散失嘗追憶其口語簡奇數則舉以示
後進曰此吾鄉先輩賢者非時流所知也辛卯歲
抄其孫流落蘇門偶及先生感懷詩意况如生顏
色再見矣因跋其後

二十三日

景子初度頌言 嘉平之念三日景子乾祿誕辰也
詩客蘇山以不得歸拜二親膝下爲悒悒且若念
古人不以父母劬勞之日爲樂予疑之留雲舍觴

而記之曰不得拜不爲樂皆是日偶然之情耳子
與氏謂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教爲大守身爲大
不失其身以事親豈在此區區儀節間哉守身之
義甚宏甚遠曾子之養志閔子之無間言皆洞然
於身之守矣至武周之達孝文王之止孝虞舜之
大孝豈能於守身之外加毫末事喜怒哀樂有不
中之節視聽言動有不合之禮子臣弟友有不盡
之分總於守身之說有未盡也爲天地父母愛此
身當於窮理盡性明此守以行誼友天下從詩書
論古人葆此身無纖毫玷候時而隱居便可求志

時而行義便可達道則所以榮其親壽其親者至矣故曰不得拜不爲樂亦不必太介介也

景乾禎初度

有引

景子初度予旣爲文贈之社中諸

子爭爲詩復得二絕念菴云祝年莫如惜時愛身莫如務學蓋其相策勵非區區效祝辭也 初度逢寒盡陽開發育新蓬萊儒不道星滿有長春

子年未及廿孤意已先立且畫巖鷄鳴所傳踐所習

二十四日

馬玉笋初度卽用惠予詩韻爲祝

客鄉初度喜相

鄰取路雖分各得身君自凌霄掛冠子我倒屣
號山人百爲有主寸心台片念無欺萬法真海屋
何如此別墅一年一度祝長春

迎春日作家報 共城兩度報迎春爲念家園寄語
頻但道病軀猶健飯老來兒女意逾真

二十五日

立春 履雪茹霜老病身誰知此際已生春
于淒涼色獨喜東風不厭貧

二十六日

李人式知白謝華甫象申恒殊象超三孝廉以上策

過蘇門訪余夜集馬水部署中 不速公車客停
驂水部居心深各有致意還更留餘卜夜忘繁短
臨歧逼歲除長安梅綻日好寄數行書

二十七日

題春聯 有懷贍北斗無語付東風

題座右 貧堅志士節病鍊老人心

二十八日

除歲前一日 空齋忽忽歲將除百日猶妨一日疎
臘月要看二十日閒來靜對一牀書

答馬玉笋 令師司空欲遣做廬此古諸侯禮士高

風然第非其人也。聞古士相見禮介，經甫至主人，
辭不敢當，請先往見。況於大夫，諸侯有坐而致之
者乎？第卽往叩，爲第告虔。

二十九日

除 客邸兒孫坐滿牀，淒涼情緒可相忘。此時簡
點終年事，好去焚香告彼蒼。次兒南去大兒北，
各有事焉效一得。疆域山川拈顧中，四千里外如
同闕。

少司空劉瀛洲過晤

除夕懷頤菴 同在此城裏，思君未及過。一櫺隔

尺遞爾若山河

語王介公 爾來共此夕此夕爾應知今古無停刻
人生貴惜時 闔海共今宵相關有獨至知子父
子情念爾應無異

問風俗如何是好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唐虞
三代之風 豈忘其爲孝子悌弟之事迨至知其
爲孝子爲悌弟而人爭敬慕之此是不孝不弟者
多故特標孝子悌弟之名以立範猶是風俗好處
降而至於不知有孝子悌弟之事偶有一種孝稱
弟之人羣而謗毀之風俗至此遂不可言矣

日譜錄右卷之五終